


我感佩您

陳滢旅

老師，我為何要切割你？而你又為何情願於我的切割？

當我們恭敬的將解剖台打開，流瀉出來的福馬林就飄散在整個房間裡。些許刺鼻，些許冰涼。而您將會躺在那個地方。

而我感佩於您的大愛，感佩您為了這些陌生孩子們的梦想以及成長，捐出了您在這世間最後的羈絆。那樣的情操，是世界上多少形容善良和無私的語言，都無法道盡的。



學生如我，也不過就是觸摸過一些肌肉的紋理，窺探過一些脈管的走向。在醫學的殿堂前尚未入門，在基礎的知識中寸步難行。像我這樣的學生，竟然也想要切割您的身體？那麼，或許在今後和老師您的相處，更需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您的家人，多麼的不捨，講到您的生前事，身後事，是那麼多眼淚、那麼多回憶及情感堆疊的一篇敘事詩。

在那個採訪家屬的早上，不過就是個平淡而平凡的早晨，我們都靜默，世界也彷彿靜默，聽您的女兒陳

我們將在您沉默的教導下，慢慢學習淬鍊我們的知識與技術，並且感受您大愛無私的精神來培養我們的醫德，讓未來我們利用所學去回饋社會，使世界上有更多患者能夠遠離身體與心靈的苦痛。我想這樣應該就不會辜負大體老師對我的期待也不辜負大家的那一份期許了。——王碩仁




述您的人生，和您二十餘載的相處，彷彿佈道一般。

在那樣的一個早晨，我必然也下了一個決定，和大多數同學都相同的決定，那就是在您的身上努力地學習。

當我笨拙的雙手拿著解剖刀的時候，我將撥開您的脂肪，我將破壞您巧奪天工而緊密精緻的纖維，我將窺探您的臟器。或許我會順著您的主動脈順流而下看遍兩旁系統的風景，您必然會教我，或許我會順著頸動脈而上碰觸您知性的集合，您也必然會教我。

夏日又開鳳凰，當我們升上四年級的時候，學長們






已經穿著白袍向前程走去，我憧憬於此，憧憬於希波科拉底的誓言。所有的誓言都有個開端，就如同所有的承諾都有一個開頭，假使這就是我承諾的開頭，我承諾我會全心全意的投入在這之中。

您的旅途已然結束，而我的艱難正要出發，正如這夏日最嚴酷猛然之光芒、之熾熱，經過這不斷的淬煉、敲打、熔鑄，卻可以造就出人生最美麗、最令人動容的芬芳。我想，我們的故事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從堅守著一個學習的承諾開始的，這樣的承諾就像一個引言、一個序曲，但沒有咽咽嗚嗚的前奏，又哪來





壯闊的主旋律呢？

如果有一天，我有幸可以披上白袍，如同可敬佩的諸位先驅，終於可以從事助人的事業。那麼在這路途上、過程中，都是因為老師您指點了我，成就了我。

那時若能夠有心思想，我必將滿懷感謝，在那一年，那一個夏天，那一個大體實驗室裡，我的青春和夢都在那裡，我遵守了我的承諾、我的誓言。

大體老師們付出了最珍貴的代價來嘗試著讓我們理解，人體箇中的奧秘，為此我們理當的盡力去學習，以求不負大體老師們的用心。

——何正中